

王桐齡著

下

中国全史

有思不妄
有敬无畏

在历史面前
诚实地说



中国全史

下

王桐龄 著

目录

第三编 近古史 汉族衰微时代

第一期 辽、宋、金时代

第一章 五代之更迭 /002

梁、晋之冲突 唐晋之更迭 前蜀之衰亡与后蜀之建国
后晋与契丹之冲突 后汉、后周之更迭 北汉之建国
吴之衰亡与南唐之篡立 阖楚之衰亡 湖南周氏之建国
后周与宋之更迭

第二章 宋室之勃兴 /010

宋初之内治 宋初之外征 金匮之盟

第三章 宋初对辽之关系 /029

高粱河之役 岐沟之役与陈家谷之役 澶渊之役 真宗之矫诏

第四章 宋初对夏之关系 /034

李继迁之叛 元昊之叛 契丹增币问题 元昊之请和

第五章 仁宗之内治 /038

庄献太后之临朝 郭后之废与范、吕之争 庆历党议
王则之乱 侬智高之乱 文彦博、富弼、韩琦之相业 濮议

第六章 神宗之变法自强 /045

神宗变法之动机 神宗之内政改革 神宗之外部经营

第七章 新旧党之倾轧 /058

旧党内阁之成立 新法之废止 新党之左迁
司马光、吕公著内阁 吕大防、范纯仁内阁
旧党之内讧 新党之复活及其报复 旧党之贬窜
孟后之废 章惇内阁 混合内阁之成立 新党之左迁 孟后之复位



韩忠彦、曾布内閣 变态新党之出现 党人碑之设立
孟后之复废 蔡京内閣

第八章 北宋衰乱之原因 /067

徽宗之弊政 方腊之乱与宋江之乱

第九章 北宋之衰亡 /069

恢复燕云议 金人第一次南侵 种师道之入援 李纲之城守
金人第二次南侵 汴京之陷落 徽、钦之北狩

第十章 高宗之南渡 /079

高宗之嗣统 李纲之防守策 黄潜善、汪伯彦之阻挠 高宗之南奔
河南淮北之陷落 苗刘之变 黄天荡之战 富平之败
吴玠、吴璘之守蜀 伪齐之兴废

第十一章 秦桧之主和 /087

和议之动机 秦桧之进身 王伦之议和
金人之败盟 顺昌之捷 郾城之捷 岳飞之狱

第十二章 海陵王之南侵 /094

完颜亮之弑逆 采石之战 符离之溃 金世宗、宋孝宗之治

第十三章 伪学之禁 /098

伪学之禁以前，王学派与程学派之倾轧 道学之禁 光宗之内禅
韩侂胄之进身 伪学之禁 朱熹之免官 赵汝愚之冤死
吕祖俭、蔡元定、吕祖泰之远窜 伪学之禁之取消

第十四章 韩侂胄之北伐 /106

北伐之动机 吴曦之叛 韩侂胄之伏诛 和议之成立

第十五章 金室之衰亡 /109

金室衰乱之原因 蒙古之南侵 金人之南侵 李全之叛
史弥远之废立 汴京之陷落 金哀宗之殉国

第十六章 西夏之衰亡 /115

西夏之汉化 夏、金之互讧 西夏之衰亡



第十七章 南宋之衰亡 /117

收复三京议 孟珙之守楚 余玠之守蜀 史嵩之之专政
丁大全之专横 贾似道之擅权 襄樊之陷 临安之陷
恭宗之北狩 崖山之溃

第十八章 宋、辽、金时代之文化 /124

制度 学术 风俗 宗教

第二期 元时代

第一章 蒙古之勃兴 /160

成吉思汗之家世 蒙古勃兴以前，四围诸国之形势
蒙古内部之统一 蒙古外部之征伐

第二章 元初之内乱 /167

蒙古内乱之远因 阿里克布克之乱 海都之乱
锡喇勒济脱脱木儿之乱与纳延之乱

第三章 元初之外征 /174

后高丽之臣服 日本之征伐 缅之征伐 占城、安南之征伐

第四章 元室衰乱之原因 /180

历代天子之更迭与大臣之专横 财政之困难 喇嘛之暴横
种族上之轧轹 天灾之流行

第五章 元室之衰亡 /190

群雄之蜂起 托克托之南征 群雄之角逐 元室诸将之内讧
太子阿裕锡哩达喇之专权及其对博啰特穆尔之冲突

第六章 元代之文化 /198

制度 学术 风俗 宗教 实业



第三期 明时代

第一章 明室之勃兴 /212

明室之统一 北元之末路 明初之内治 胡蓝之狱 文字狱

第二章 亲藩之构难 /219

靖难之变 高煦之乱

第三章 明初之外征 /222

朝鲜之降附 鞑靼之征伐 卫拉特之征伐
乌梁海、朵颜、三卫之设置 哈密诸卫之设置
贵州之开拓 安南之叛服 海外诸国之交通

第四章 宦官之乱政 /230

宦官握权之由来 仁宣之治 王振之擅权 麓川之役
土木之变 英宗之复辟 曹石之乱 汪直之擅权 万贵妃之专宠
孝宗之治 刘瑾之擅权 武宗之荒淫 宸濠之变

第五章 士论之激昂 /239

明初之士风 孝庄皇后合葬裕陵议 大礼议 严嵩之弄权

第六章 外患之纷扰 /246

朵颜三卫之南侵与大宁之淹没 土鲁番之东侵与哈密之淹没
鞑靼之中衰与卫拉特之南寇 鞑靼之复兴与河套之淹没 倭寇之猖獗

第七章 言路之多事 /253

张居正夺情议 建储议 挾击案 东林党之成立 矿税之虐政
楚宗、妖书、京察三案 言官对阁臣之诋诬
东林党与宣昆党及齐党、楚党、浙党之倾轧 三案之争论

第八章 宦官与阉党之结合及其对东林党之冲突 /266

魏忠贤之专横 东林党之末路 魏忠贤之伏诛 党人之昭雪

第九章 朝鲜之役 /271

有明中叶以前对日本之交涉 丰臣秀吉之西侵与中日之冲突

第十章 辽东之役 /275

满洲之家世 满洲内部之统一 辽东之陷落



孙承宗、袁崇焕之守辽西

第十一章 明室之衰亡 /280

流贼之蜂起 后金之南侵 袁崇焕之冤死 明廷剿抚之失机
 流寇之大炽 清太宗之南侵 卢象升之战死 北京之陷
 毅宗之殉国 福王之绍统 马阮之弄权 吴三桂之乞师
 清兵之南侵 南京之陷 福王之被虏 浙闽之陷 唐王聿键之殉国
 广东之陷 唐王聿鐸之败没 广西、云、贵之陷 桂王之败没

第十二章 明代之文化 /293

制度 学术 风俗 宗教 实业

第四编 近世史 西力东渐时代

第一期 清时代

梁序 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 /312

绪

近世史之参考书 近世史之特殊局面 清室兴亡之原因

本论

第一章 清初之外征 /342

朝鲜之征服 内蒙古之征服

第二章 清初之内治 /346

入关后之设施 清初诸王之内讧 清初对汉民之高压政策
 鳌拜之专权与圣祖初年之高压政策

第三章 三藩之乱 /354

三藩之起源 撤藩议 吴藩之变 王辅臣之变 耿藩之变
 尚藩之变 陕甘之平定 广西之平定 川、湖、云、贵之平定

第四章 台湾之内属 /363

台湾开辟小史 郑成功小传 郑氏之兴亡 朱一贵之乱 林爽文之乱

第五章 西力东渐之嚆矢 /370

葡人之东渐 西人之东渐 荷人之东渐 英人之东渐 基督教之输入

**第六章 清初对俄之交涉 /378**

清俄接触之始 清俄之交际及其冲突 尼布楚条约
恰克图条约 恰克图增订商约

第七章 准噶尔之役 /384

准噶尔之起源 喀尔喀之内属 准噶尔之东侵 乌兰布通之战
昭莫多之战 噶尔丹之末路 阿拉善蒙古之内属

第八章 西藏之内属 /389

黄教之起源 第巴桑结之挑衅 策妄阿布坦之扰藏

第九章 康熙时代之内治 /394

学术之提倡 治河之绩与南巡北巡西巡之典 大臣之植党
诸王之倾轧与储位之废立 康熙时代之文字狱

第十章 青海之内属 /403

青海和硕特之起源 罗卜藏丹津之叛

第十一章 西南夷改土归流之役 /406

西南各省土司之由来 鄂尔泰改土归流议 台拱之变

第十二章 雍正时代之内治 /411

庶政之革新 年羹尧之狱与隆科多之狱
雍正时代之文字狱 世宗侦察之严密

第十三章 天山北路之内属 /420

雍正时代西方之用兵 准噶尔之内乱 伊犁之平定
阿睦尔撒纳之叛 乌梁海之内属 土尔扈特之归化

第十四章 天山南路之内属 /429

天山南北路之形势 回教徒之东渐 和卓木之建国
大小和卓木之变 黑水营之战 乌什之变 张格尔之乱
玉素普之乱 七和卓木之乱

第十五章 葱岭以西诸国之内属 /437**第十六章 缅甸之役 /442**

缅衅之起源 第一次缅征之役 第二次征缅之役 遵罗之内属



第十七章 金川之役 /448

金川之形势 大小金川之起源 第一次金川之役
第二次金川之役 金川难下之原因

第十八章 安南之役 /453

安南建国小史 安南之内乱 孙士毅之丧师

第十九章 廓尔喀之役 /457

廓尔喀之起源 沙玛尔巴之挑衅 福康安之出师

第二十章 清室之理藩策 /459

第二十一章 乾隆时代之内治 /463

乾隆初年之宽猛相济法 乾隆时代之文字狱 高宗之右文

第二十二章 清室衰乱之原因一 内政之腐败 /480

高宗之怠荒 和珅之乱政 官吏之贪黩 吏治之败坏
军官之豪侈 财政之虚耗 八旗生计之困难 八旗满人之汉化

第二十三章 清室衰乱之原因二 汉族之反动 /506

明末遗民文字之鼓吹与清廷对于汉族学者之压制
满汉待遇之不平 秘密会党之结合 清初汉族之革命运动

第二十四章 清室衰乱之原因三 回族之反动 /515

河西之变 马明心之变 石峰堡之变

第二十五章 清室衰乱之原因四 苗族之反动 /518

湘、黔苗疆之形势 石柳邓之乱 傅鼐之苗疆善后策 赵金龙之乱

第二十六章 白莲教匪之乱 /524

白莲教之起源 湖北教匪之起事 福宁之杀降 四川教匪之起事
永保、景安之失机 襄贼之北窜与川楚教匪之会合
襄贼之东西驰逐 明亮之坚壁清野策 齐王氏、姚之富之败死
勒保之邀功 诸将之泄沓 罗其清、冉文侍之败死 庙谟之革新
勒保、永保之失机 冷天禄之败死 张汉潮、高均德之败死
魁伦之失机 嘉陵江、梓潼河之陷 马蹄冈之战 甘肃之肃清
教主刘之协之伏诛 王廷诏、徐天德之败死
三省之肃清 教匪之歼灭 宁陕新兵之变



第二十七章 东南海疆之乱 /540

艇盗之扰 蔡牵之乱

第二十八章 天理教匪之乱 /545

李文成之变 林清之变 天理教匪之平定

第二十九章 嘉、道两朝之内治 /548

仁宗之优柔 宣宗之谨慎 仁宗之去奢 宣宗之崇俭

宣宗之偏听 曹振镛之逢迎 士风之丕变 穆彰阿之弄权

将帅之欺罔 军政之废弛 军需之糜费 河患之频仍

官吏之奢华 帚藏之虚耗 官吏之舞弊

第三编 近古史 汉族衰微时代

第一期 辽、宋、金时代





第一章 五代之更迭

唐室既衰，宇内分裂为十余国。其据中原称皇帝者，曰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五十多年间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国而八易姓。后梁起于盗贼，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出于胡族。契丹以鲜卑别种，入陵诸夏。篡夺之祸莫烈于此时，历祚之短亦莫甚于此时。史家称之为五代时代。五代之君主，皆藩镇之得势者也。盖自有唐中叶以后，安史降兵分据河朔三镇，不奉朝命，自选镇将。对于中央政府，常取半独立之势。其偶尔服从朝命，犹如媾和者然。朝廷威令，实不能行于其境内。其前后任交迭，虽有朝廷遣中使授旄节之文，然不过虚行故事。魏博一镇，牙军数千人，父子相继，亲党胶固，日益骄横。小不如意，辄族旧帅而易之。自史宪诚至罗弘信，皆立于其手。唐僖宗文德元年之变，牙兵因其节度使乐彦祯，逐其子从训，聚而呼曰：“孰愿为节度使者？”牙将罗弘信出应之，遂推为留后。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之变，军士皇甫晖劫指挥使杨仁最为帅。仁最不从，晖杀之。又推一小校，小校亦不从，晖又杀之，携二首诣效节指挥使赵在礼曰：“不从者视此！”在礼惧而从之。以如此风习，渐及他藩镇，唐室天下，遂成瓦解之势。太阿倒持，政柄不在上而在下。凌夷至于五季，遂有拥立天子之事矣。拥立藩镇，则主帅德之畏之，旬犒月赏，如奉骄子，虽有犯法者不敢问。拥立天子，则将校皆得超迁，军士又得赏赐剽掠。以故帝王不能制藩镇，镇将不能制部下。藩镇得势，则为天子；将校得势，则为藩镇。而其原动力皆出于军士，帝王之废兴，胥仰赖军人之鼻息。冠履倒置如此，可哀也已！兹述其事迹如下。



第一节 梁、晋之冲突

一、有唐末年群雄割据之形势

有唐末年，中原大乱。豪杰割据诸州，互相攻伐。名为藩镇，实与列国无异。李克用据河东（今山西中部），称晋王。朱全忠据河南（今河南、山东二省），称梁王。李茂贞据凤翔（今陕西关中道西部，即故凤翔府），称岐王。西川节度使王建据两川及山南西道（今四川省及陕西汉中道），称蜀王。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据淮南、江西（今江西、安徽二省及江苏省之大半），称吴王。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据两浙（今浙江省及江苏省一小半），称吴越王。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据幽州（今北平），传至其子守光，称燕王。威武节度使王潮据福建（今福建省），传至其弟审知，称闽王。武安节度使马殷据湖南（今湖南省），称楚王。清海节度使刘隐据岭南（今两广及法领越南北部），传至其弟岩，称汉帝。晋、梁地处中原，势均力敌，时起冲突。其后河北诸镇多羁縻于梁，晋势衰微。梁王全忠遂篡唐，自称皇帝，更名晃，是为后梁太祖。建都汴州，号东都开封府。以洛阳为西都，以荆南（领荆、归、峡等州，治荆州）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。是为高氏据荆南之始。

二、前蜀之建国

诸镇畏梁之强，皆称臣奉其正朔，惟晋、岐、吴、蜀犹称唐年号。吴、蜀移檄复兴唐室，卒无应者。蜀王建乃谋称帝，遗晋王克用书云：“请各帝一方。”克用复书云：“誓于此生，靡敢失节。”建乃自称皇帝，国号蜀。是为前蜀高祖。

三、夹寨之战

初，晋王克用有养子曰存孝，骁勇善战。养子存信疾而谮之，存孝惧祸而叛。克用讨擒之，惜其才，意临刑诸将必为之请。诸将疾其能，竟无一人言者，遂杀之。又有薛阿檀者，亦勇。密与存孝通，恐事泄，自杀。自是晋兵势渐弱。唐末，数为梁人所攻。昭义属下诸州多为梁所破。天复二年，朱全忠围凤翔。克用奉诏，攻晋、绛等州以分全忠兵势。全忠还师，大破晋兵，遂围晋阳。克



用欲走保云州，会梁兵以疫还而止。克用不能与梁争者累年，忧形于色。子存勖幼警敏，有勇略，进言曰：“朱氏穷凶极暴，人怨神怒，殆将毙矣。吾家世袭忠贞，大人当遵养时晦，以待其衰。奈何轻为沮丧，使群下失望乎！”克用悦，临终，立为嗣。谓群臣曰：“此子志气远大，必能成吾事。”克用以唐亡之明年卒（梁开平二年）。存勖袭位，年十七。

是时梁兵围晋潞州（今山西冀宁道长治县，即故潞安府）。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固守逾年。梁筑夹寨以困之。晋王存勖与诸将谋曰：“朱温所惮者先王耳。闻吾新立，以为童子，必有骄怠之心。若简精兵，倍道趋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取威定霸，在此一举，不可失也。”遂率师发晋阳。是年五月，伏兵三垂冈（在冀宁道潞城县西南）下。旦乘大雾直抵夹寨，填堑鼓噪而入。杀梁招讨使符道昭。梁兵大溃南走。潞州围解。王归晋阳，休兵行赏。命州县举贤才，黜贪残，宽租税，抚孤穷，伸冤滥，禁奸盗。境内大治。训练士卒，令骑兵不见敌勿得乘马。部分已定，无得相逾越及留绝（谓留止而中绝不相联属也）以避险。分道并进，期会不得差晷刻，犯者无赦。由是法严令行，所向无敌。

四、晋取河北

是时成德节度使赵王鎔、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皆羁縻于梁。梁太祖疑鎔贰于晋，遣兵袭之，取深、冀二州。鎔惧，与处直联合，共推晋王存勖为盟主，结攻守同盟以拒梁。梁遣兵攻镇州。太祖乾化元年，晋王存勖自将击梁军于柏乡（县名，旧属赵州，今属大名道），大破之。遂与二镇连兵伐燕。

初，燕王刘守光父仁恭，旧为晋王克用部将。唐昭宗乾宁二年，克用取幽州，表仁恭为卢龙节度使。昭宗之幸华州也，克用征兵于仁恭以勤王。仁恭不听，克用怒，自将击之。仁恭遂叛，附于梁。屡破晋兵。牵制晋南下之势，以故晋不能与梁竞。仁恭骄侈贪暴。天佑四年，守光囚之。仁恭长子义昌镇沧州节度使守文举兵讨守光，兵败见杀。梁封守光为燕王。乾化元年八月，守光自称皇帝。攻易、定等州。王处直求救于晋。晋王存勖与赵王鎔合兵救之。二年正月，击破守光兵，克涿州。守光求救于梁，梁太祖自将救燕。与晋将史建塘、李嗣肱战于修县（今河北津海道景县，即故河间府景州），大败走还。



五、友珪之弑逆 后唐之建国 后梁之衰亡

时太祖久病，至是疾益笃。还至洛阳，谓近臣曰：“我经营天下三十年，不意太原余孽，更昌炽如此。吾观其志不小。天复夺我年。我死，诸儿非彼敌也。吾无葬地矣。”太祖素荒淫，常征诸子妇入侍。假子博王友文之妻王氏貌美，有宠。将立友文为太子。次子郢王友珪无宠，心不平。是年六月，与其党韩勗弑太祖而自立，杀友文。三年二月，东都指挥使均王友贞起兵诛友珪。即位于汴，更名填，是为末帝。

是年十一月，晋师克幽州，执刘仁恭及守光以归，斩之，燕亡。时梁末帝乾化三年，西历纪元九一三年也。

燕亡以后，河北北部皆入于晋。晋乃旋师南下，经略河北南部。是时梁天雄（即魏博）节度使杨师厚卒。末帝患魏博跋扈，贞明元年正月，分天雄军为二镇以弱其势。军校张彦作乱，劫节度使贺德伦请降于晋。是年六月，晋王存勖入魏州，进攻澶、卫等州，皆下之。与梁将刘鄩夹河而战，互有胜负。

是时契丹方强。其王耶律阿保机始建国，称帝改元，是为辽太祖。南侵晋地，取代北（即朔蔚新武儒等州，今山西雁门道及察哈尔口北道地）及平州（今河北津海道北部，即故永平府）。中国北境多没于契丹。（参见拙著《东洋史》中古史，第一期，第五章）

晋王存勖连岁出征，凡军府政事，一委监军张承业。承业劝课农桑，畜积金谷，收市兵马，征租行法，不宽贵戚。由是军城肃清，馈饷不乏。蜀主王衍、吴主杨溥屡以书劝王称帝，王不听。龙德元年正月，王得传国宝于魏州，将佐及藩镇皆称贺劝进。承业志在恢复唐室，闻王谋称帝，亟诣魏州力谏。王不能用，承业悒悒成疾而卒。龙德三年四月，王称帝于魏州，改国号曰唐。奉唐祀，是为后唐庄宗。追尊父克用为太祖武皇帝。

庄宗与梁夹河血战十二年。虽战胜攻取，迄不能制梁死命。成德叛将张文礼、昭义叛将李继韬各据镇降梁。猛将卢龙节度使周德威、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相继战歿（贞明四年，晋军败于胡柳陂，周德威战死。龙德元年，成德将张文礼弑其节度使赵王镕而自立，晋以赵故将符习为成德留后讨之，史建塘率晋兵助战中流矢卒。二年以李嗣昭为招讨使讨之，亦中流矢卒，李存进继之，亦战死，李存审继之，始破镇州。时文礼已死，诛其子处瑾、处球。三年，李嗣昭子继韬据潞州叛降梁）。北边又为契丹所骚扰，颇有进退维谷之势。太祖养



子嗣源，勇而有谋。是年闰四月，袭梁郓州（今山东东临道东平县，即故泰安府东平州）取之。于是唐兵在河南始有根据地。梁以骁将王彦章为招讨使，击唐河南岸诸营，破之。进攻杨刘（今东临道，即故泰安府东阿县杨刘镇），庄宗自将救之。彦章不克而退。是年八月，梁遣彦章攻郓州。庄宗自将救之，以嗣源为前锋，击破梁军，执彦章，杀之，进逼大梁。梁末帝不知所为，聚众而哭。犹虑众兄弟乘危谋乱，尽杀之。左右或窃传国宝以迎唐军。末帝惊扰自杀。庄宗入大梁，诛梁宰相敬翔、李振等。追废梁太祖末帝为庶人，梁亡。河南诸镇皆降于唐。时后梁末帝龙德三年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，西历纪元九二三年也。梁凡传二主，十有七年而亡。

第二节 唐晋之更迭 前蜀之衰亡与后蜀之建国

一、前蜀之衰亡

唐庄宗既灭梁，迁都洛阳。梁诸藩镇入朝者皆复其任。楚王马殷、吴王杨溥、吴越王钱镠、汉主刘䶮（岩改名，取飞龙在天之义，于检切音俨）并遣使入贡。荆南节度使高季兴（即季昌，避唐庙讳，改名）入朝，封南平王。岐王李茂贞以其地来降，封秦王。于是河南、关中皆入于唐。是时前蜀高祖已殂，子衍立，是为后主。后主昏聩荒纵，委政于宦官宋光嗣、幸臣韩昭等。政刑紊乱，国内盗贼群起。庄宗以皇子魏王继岌为西川行营都统，宰相郭崇韬为都招讨制置等使，将兵伐蜀。大兵入散关，蜀人争先降附。遂至成都，衍出降，前蜀亡。时后唐庄宗同光三年，前蜀后主咸康元年，西历纪元九二五年也。前蜀自高祖称帝，凡传二主，十九年而亡。

二、邺都之乱 庄宗之末路

前蜀既亡，两川皆入于唐。郭崇韬表董璋、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，分镇两川。崇韬旧为庄宗幕府元僚，有智略。佐帝成大业有功，宦官疾之，谮其专权。皇后刘氏密教魏王继岌杀之于成都，于是诸将解体。庄宗幼善章律，或时传粉墨，与优人共戏。自克梁后，骄恣耽声色，诸伶出入宫掖，侮弄缙绅。群



臣愤嫉，莫敢出气。亦有反相附托，以希恩泽者，蠹政害人，恣为谗慝。皇后刘氏出身微贱，专务蓄财。四方贡献，皆分为二，一上天子，一上中宫。以是宝货山积。皇太后诰、皇后教与制敕并行于藩镇，奉之如一。勋臣畏伶官之谗，皆不自安，蕃汉马步总管李嗣源求解兵柄，不许。帝疎忌宿将，不恤军士，又荒于游畋，蹂躏民稼。租庸使孔谦、孔循握财政柄，专务聚敛，剥削民财。由是上下怨咨，人心解体。魏博指挥使杨仁最将兵戍瓦桥（关名，今河北雄县），逾年代归。敕留屯贝州（今河北大名道，即故广平府清河县）。仁最部兵皇甫晖乘人心不平，遂作乱。同光四年二月，杀仁最，劫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帅，人据邺都（即魏州城，今河北大名道）。诏归德节度使李绍荣讨之，不克。邢州、沧州等军同时响应，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。诏以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为大将，将亲军讨之，营于邺都城西南。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，率众大噪焚营。时绍荣营于城南，嗣源遣牙将七人相继召使来援。不至，乱军劫嗣源入邺都。赵在礼迎降，欲奉嗣源为主。嗣源诡说在礼，欲出外收散兵，得出。欲归藩待罪，中门使安重诲曰：“公为元帅，不幸为凶人所劫。李绍荣不战而退，归朝必以公借口。公若归藩，则为据地要君，适足以实谗慝之言耳。不若星行诣阙，面见天子，庶可自明。”嗣源乃趋相州（今河南河北道，即故彰德府）。李绍荣退保卫州，奏嗣源已叛与贼合。嗣源由是疑惧。女婿石敬瑭曰：“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，而他日得保无恙者乎？大梁天下要会，愿先往取之，始可自全。”部将康义诚曰：“主上无道，军民怨望。公从众则生，守节必死。”嗣源乃以敬瑭为前锋，养子从珂为殿，引兵而南，向大梁。帝闻警，如关东（即虎牢关，在今河南开封道汜水县西），欲自招抚。闻嗣源已入大梁，乃班师。中途诸军皆散。帝还洛阳。伶人郭从谦为从马直指挥使。是年四月，帅所部兵作乱，弑帝，在位仅四年，朱邪氏亡。时同光四年，西历纪元九二六年也。

庄宗殂后，洛阳大乱。嗣源闻警，率师入城。百官上牋劝进，不许。又三请嗣源监国，乃许之。杀刘后，诛孔谦及郭从谦。废止宦官监军。魏王继岌还至长安，闻警，自杀。嗣源乃即位，更名亶，是为明宗。

明宗本太祖养子，史不详其姓氏。性不猜忌，与物无竞。即位之岁，年已六旬。内无声色，外无游畋。不任宦官，废内藏库。赏廉吏，治赃蠹。帝本胡人，不知书，然所行暗合儒道。过举不至甚。兵革罕用。较于五代，粗为小康。在位八年，以长兴四年（西历纪元九三三年）崩。子宋王从厚立，是为闵帝。